

持续撰文发声,尽显艺术大家担当

20世纪80年代的关山月与《羊城晚报》副刊

文/羊城晚报记者 谢婉莹 朱绍杰 统筹/邓琼

近日,作家王蒙在《人民日报》撰文,旗帜鲜明地提出“办气韵生动的副刊”,为新时代报纸副刊发展提供了有益启示。

无独有偶,羊城晚报记者在日前开展的“晚晴行无尽——关山月与20世纪80年代的广东画坛”展览现场,注意到一批珍贵史料:数份上世纪80年代的《羊城晚报》副刊,刊载着岭南画派一代宗师关山月的多篇署名文章——这些文字诞生于改革开放初期美术思想解放、创作走向多元的转型阶段,既有他对行业现实的切身观察,也触及文艺制度建设、传统艺术当代转化等深层命题……

这段关山月与羊城晚报副刊的往事,为今日报纸副刊发挥舆论引导作用、彰显公共文化价值,写下生动的历史注脚。

在《羊城晚报》上发文:“要按照文艺规律办事”

改革开放大潮初启,文艺界展开讨论:艺术应该遵循怎样的发展规律,创作者又该如何回应时代呼唤?正是在这一时代语境下,关山月在1980年11月4日的《羊城晚报》上发表《要按照文艺规律办事》一文,就艺术与时代、管理与创作的关系,给出了自己的思考与回应。

关山月在开篇即指出:“文艺不能脱离政治,但决不是政治等于艺术。”他明确支持“文艺为人民服务,为社会主义服务”,并坦言过去片面强调前者,留下了深刻的教训。在他看来,想要改善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,繁荣艺术创作、落实双百方针,核心就是尊重艺术自身规律,不能用外行意见取代专业判断,更不能让艺术创作沦为机械执行指令的过程。

与此同时,关山月强调,“党对文艺事业还是要管的,该管的就要下决心管好”。在关山月看来,管理重心应当放在落实文艺方针、改善创作条件、破解艺术发展的现实难题上。在《要按照文艺规律办事》一文中,关山月直言:“繁荣美术创作,美术品出路是一个大问题。这个问题党和国家要管,管得越细,措施越具体越好。”

经济建设因改革开放如火如荼,但社会上却仍存在“知识不值钱,艺术不值钱,人才也不值钱,唯有钢材最值钱”的偏见。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,市场风向开始影响画坛:不少真正具备艺术价值的佳作得不到应有的重视,市场的审美偏好甚至左右着部分画家的创作选择。

为此,关山月提出,国家应当设立专门机构,承担美术作品的收藏、收购与陈列工作,通过典藏精品、举办展览、改善出

版条件等方式,为艺术家构筑坚实的创作后盾。他还建议,可在大型建筑项目预算里单列美术装饰专项经费,让绘画、雕塑艺术能在城市建设中找到空间。

“市场主导之下创作生态走向单一,美术事业缺少稳定的制度支撑。”关山月指出,艺术家自身的努力固然可贵,但艺术发展不能单纯依靠创作者的个人热情,还需要收藏、展览、出版、人才培养等一系列公共文化机制共同托举,“有出路才能调动创作积极性,才能不断提高作品的艺术质量”。

他勇于介入争鸣,思索时代命题

随着对外文化交流不断拓展,西方现代艺术理论大量涌入国内,美术界思潮涌动,中西艺术比较、文化借鉴与“全盘西化”之争席卷学界。身处观念碰撞的时代,如何在传承传统、吸收外来经验的基础上,令作品扎根民族文化、呼应时代精神,成为关山月在上世纪80年代持续思索的重要命题。

1985年的《江苏画刊》刊发《当代中国画之我见》,文中“中国画已到了穷途末日的时候”的论断更将中国画推向舆论的中心。就中国画的当代价值,关山月在《羊城晚报》上发文《开怀笔墨献当今》,阐明立场:“中国画,由于在世界艺术宝库中有其独特的贡献,故当引以自豪、引为骄傲。”

关山月认为,面向新时代,中国画应当继续开来,“对传统不能固步自封,对外来的东西更不能生吞活剥,还是‘古为今用,洋为中用’好”。在他看来,继承传统、借鉴外来艺术的最终目的,都是推动艺术发展创新。

1983年,他又在《羊城晚报》上发表《大有希望的画坛新军》,推介顺德容奇镇青年业余美术组,赞许这群青年从本土生活中撷取创作素材的艺术实践。在他看来,创作者唯有深入生活、体察普通民众,笔下作品才能饱含真情,拥有打动人心的力量。由此,他大力倡导“立足本地”,鼓励画家扎根乡土,描摹鲜活真实的现实图景,更强调愈是具备地方特色的作品,“才愈有全国意义”,也更能产生世界影响。

1988年,关山月在《泥土诗人谭畅》中点评广东陶艺家谭畅,称其作品兼具民间生活意趣,又融汇古今中外的艺术养分。谭畅既不照搬复刻传统,也不为追逐潮流刻意求新,而是消化吸收各类艺术经验,淬炼独属于自己的造型语言与艺术风格。

晚晴笔墨照岭南

力亲为,包括奔走协调、申请经费。”关山月之女关怡回忆。正是关山月一次次奔走联络,争取政府支持,为广东美术长远发展筑牢根基。

关山月始终心怀宏大艺术理想,以笔墨呼应时代,将个人创作融入家国脉络。在中国画寻求转型、需要以国画塑造国家形象的时代背景下,他持续深耕重大主题创作,探索传统国画的当代表达。展览展出的《长城内外尽朝晖》,以及《天山牧歌》《井冈山》的创作草图,正是这一阶段的成果。

执掌画院期间,关山月不断从时代变革中汲取养分,以山水画抒写时代生机,让古老国画焕发新生。此次展出的《碧浪涌南天》《巨榕红棉赞》便是典范。广东青年画院院长杜宁评价,关山月“奠定了广东画院画家的创作导向”。

在时代思潮中守住国魂

“他的创作与艺术主张,始终一体并行。”广东画院画家陈述说。

20世纪80年代,岭南美术生态逐步复苏,同时遭遇社会转型带来的观念激荡。关山月一边坚持笔墨实践,一边借助报刊文论、自作诗公开发声,评析艺术现象、畅谈创作感悟,以文字回应时代。



碧浪涌南天 1983年 □关山月

当艺术思潮百花齐放,艺术表达拥有更多可能性,关山月始终坚持扎根民族传统,博采众长、为我所用。他持续在媒体撰文发声,尽显一位艺术大家的时代担当。

副刊是思想碰撞、声音多元的公共空间

在“晚晴行无尽——关山月与20世纪80年代的广东画坛”展览上,展出最早的是1980年10月9日《羊城晚报》刊发的《关山月语重心长》一文,记录关山月对美术创作与行业发展的看法。报道刊出两天,关山月便致信报社补充观点。此后数年,关山月持续在《羊城晚报》撰文,分享对美术发展的思索。

回望关山月与《羊城晚报》的这段交往,值得关注的不仅仅是他所发表文章的观点,更可以看到艺术思想进入公共讨论的方式——《羊城晚报》副刊不只是刊发艺术家文章的园地,更是名家与大众的对话

平台。

在展览策展人蔡祐看来,关山月在《羊城晚报》上发表文艺观点,评析具体作品,探讨美术事业建设,回应艺术思潮论战。专业领域内的议题由此走出画坛小圈子,转化为大众可读、可思考的公共文化话题。

在《办气韵生动的副刊》一文中,王蒙也提到了主流媒体要有“科学、稳定、健康”的舆论引导。在王蒙看来,报纸副刊也要平衡编辑理念与作者个性,让厚重议题承载生活质感;尤其是在自媒体普及、网络舆论易被情绪裹挟的当下,副刊更需要加强舆论引导,主动针对公共话题发声。

时代不断更迭,艺术表达、媒介传播形态都已发生巨变。但从八十年代关山月在《羊城晚报》撰文发声,到今天对副刊使命的探讨,有一点始终未变:报纸副刊不仅仅是信息传播平台,更是思想碰撞、声音多元的公共空间,要敢于直面公共话题,理性对话,这是互联网时代公共文化传播的价值所在。

广州美术学院教授方楚雄谈到,这批由家属捐赠的草图,让观者得以立体、完整地读懂关山月。展览中的《长城内外尽朝晖》草图,原本已是完整长城画面,关山月仍增补草图、重构构图,这种持续打磨、迭代更新的创作思路极具启发。

凝视一张张写生草图,美术界同仁忆起关山月的口头禅:不动,便没有创作。写生是岭南画学根基,也是他终身坚守的艺术信条。

广东画院原院长王玉珏回忆,在广东画院任职期间,关山月要求全院画家笔不离手,他常态化组织写生,鼓励大家深耕创作。即便步入晚年,关山月依旧坚持创作,常赴萝岗写生画梅。

展览展出的两幅《双清图》,恰好映照他不同时期的画梅探索。作于1960年的一幅,绘遒劲红梅与墨竹,色彩明艳;另一幅完成于1981年,构图、笔墨别有新意:一枝梅浓彩重勾,一枝纯用水墨,青竹层层晕染,挺拔生动。

对于家属慷慨捐赠的这批画作、草图与信札,杜宁深表感念。他谈到,关山月生前便多次将心血力作捐给广州艺术博物院、关山月美术馆等文博单位,为后辈树立榜样。方楚雄对此深有感慨:“艺术家的作品,最终归宿应当面向社会、归于人民,而非私藏于家。放到公共平台供后人持续研读,这份价值无可估量。”

广东画院创作室副主任(主持工作)杜宁:

守正方能创新,广东美术“大道如虹”



杜宁

羊城晚报:请谈谈“大道如虹”项目的定位与特色。

杜宁:“大道如虹”之名,“大道”寓意广东画院与广东美术坚持开阔正大的艺术道路;“如虹”取彩虹斑斓绚烂之意,象征广东美术兼容并蓄、百花齐放的丰富面貌。

项目旨在通过梳理前辈艺术家的文献与创作,为当下及未来广东画院、广东美术的发展指引方向。第一期聚焦关山月先生,后续将推进第二、三期,把汤小铭、林埔等对广东美术有重大贡献的前辈大家纳入研究与展览序列。

广东画院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设立的四家画院之一。传承民族优秀文化,以精品力作推动文化事业发展、树立文化自信,是一代代广东美术工作者的使命。守正方能创新。不断回望前辈走过的道路,正是为了体会他们振兴民族文化、为国争光的责任与豪情。

羊城晚报:70年代末80年代初艺术机构恢复运行,关山月是重要的引领者。立足当下,广东画院从关山月的艺术理念与精神遗产中,继承了哪些宝贵财富?

杜宁:近年来,广东画院持续推进主题性集体创作,先后推出《南国的风》《绿美广东》《锦绣湾区》《南岭长征路》《岭南文脉》等系列作品。集中全院优秀画家力量、老中青相结合、立足时代现实与人民生活

策展人、广东画院在职理论家蔡祐:

关山月“晚晴”时期艺术与人生依旧丰盈



蔡祐

羊城晚报:请介绍本次展览的策展思路。

蔡祐:关山月是中国当代美术大家,相关研究与展览已有不少,但多聚焦其民国时期与新中国时期的创作。梳理史料后我们发现,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二十余年间,关山月无论在艺术创作还是人生实践方面,依然内容丰富,值得深入挖掘与展示。

1978年,关山月出任广东画院院长;1980年,担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广东分会主席,以行业领导者的身份全面主持广东美术的创作与组织工作。本次展览即立足这一身份,呈现他在20世纪80年代广东美术发展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。

羊城晚报:与其他关山月展览相比,本次展览有何特色?

蔡祐:本次展览以作品文献展为定位,旨在还原关山月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艺术历程与行业贡献,整体分为三大部分。

第一部分依托档案史料,还原广东画院、中国美术家协会广东分会恢复重建的全过程,展现关山月在机构复苏过程中所承担的角色。

第二部分聚焦关山月的公共言论。晚年他持续在《羊城晚报》等媒体撰文,探讨艺术创作自由,点评艺术家与美术现象。20世纪70年代末起,他创作了大量自作诗,以此介入现实,形成“后毛泽东诗意图”创作模式。这一部分亦重点展示其诗文手稿。

第三部分呈现关山月晚年的艺术创新。20世纪80年代,他依旧精力充沛,启动“祖国大

地组画”,赴各地写生,以自作诗入画,持续变革艺术语言。相关作品虽数量有限,展览仍按诗意的演变脉络予以呈现。

羊城晚报:关山月晚年积极针对现实议题公开发声,在当时有何意义?

蔡祐:改革开放之初,各类内外思潮涌入,思想活跃的同时也泥沙俱下。关山月作为德高望重的前辈,主动借助媒体公开发表观点,对美术思潮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。他对于创作自由的理解与思考,为彼时众多创作者把握艺术方向提供了重要参考。

羊城晚报:谈谈今您印象深刻的展品。

蔡祐:多件大型主题创作的草稿尤为动人,直观呈现出关山月反复打磨、精益求精的创作态度。

以《长城内外尽朝晖》为例,1973年他完成第一版红色调画作;此后,他裁切这件旧作的印刷品,用铅笔补绘画面下半部分,改出绿色调的新版本。草稿完整保留了这一修改过程。另一幅《碧浪涌南天》,关山月曾以此为题画过三幅同名作品,展览借助文字与照片史料,还原他推敲诗句、反复调整画面的创作细节。



展览现场 广东画院供图